雙湖先生文集

史纂通要序

熊 禾 勿軒

堯迄今六十有二甲辰矣自是而上年代不可攷意混茫初開洪水未有洩距洪荒未甚久也邵康節以元會運世推皇帝王覇自始開物至堯甲辰歲數甚濶大抵三皇之世渺矣其不可徵矣五霸權利又君子所不道有天下者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二者而已外此皆他道也盍嘗纂帝王大紀一編託始帝堯元載下逮威烈王二十二年以爲古今一部通史適吾友胡庭芳挾史纂通要來閱甚有契爲益

相與討論閒亦嘗節取不廢其言蓋以人心道心爲千萬世治亂興亡之决此河南程氏所謂三代而上純是天理三代而下純是人欲之意而武夷朱子與永康陳氏所以反覆論辯而不置者也可謂確論矣余又爲之躊躇却顧而有感於濂溪周子之言通書不云乎純心要矣用賢急焉憶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聲色或以貨利投吾之欲千條萬端大抵親賢臣遠小人則陽明勝而天理用事此其所以治而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則陰濁肆而人欲用事此其所以

亂而亡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皋益伊萊姬呂之爲臣皆以輔弼之職居師保之位其從容啓沃贊導彌縫所以納君當道而格其非心其功端不細矣後世人主正心之學不講大臣格心之道不明其患蓋本於無相業無師道上之人恁恁好臣其所教而尊德樂道之意未有其在下者又道失正傳學昧素業至於事君亦苟焉富貴利達而已矣茫茫宇宙以天下之大而可無相以天子之尊而可無師千五百年泯泯棼棼亂多治寡厥有由矣嗟夫天生斯民

果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輒贅數語以廣庭芳未盡之意庭芳復謂予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一心無取舍之極則焉知其賢而用之然則天理人欲消長之機正君子小人進退之候周子固不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乎此愚之所以決然以人心道心爲千萬世治亂興亡之訣者非虛言也輒次其語使覽是編者知所本而庭芳之言爲不可易云

雙湖先生文集卷之六

史纂通要綱斷

三皇　五帝　三王

元始首篇

盤古氏混沌初開鴻濛未判實太荒時也𡚁有曰盤古氏一出分天地佈日月太極由此立焉兩儀四象成未有名乃能居處渾然自別名氏為三才首君誠莫知其所以然者矣

雙湖曰盤古生於太荒混沌無紀乃能名天地之

道達陰陽之變會於推測別氏標名考其初固無所據究其由因知所自若盤古氏者誠開闢之聖人而啓天下後世以無爲之治享文明之盛者皆其創始教也無爲而治出於自然後代因之功亦偉矣哉

三皇總斷

雙湖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

孔安國序書乃始於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葢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皇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葢混沌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旣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

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

天皇氏

繼盤古以治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天生聖人也歷歲一萬八千年亦永矣哉

周靜軒曰盤古氏旣分天地天旣開於子矣而天皇氏出焉繼盤古而爲治然天雖開而干支之名

則未裂也地雖闢而歲時之位則未定也天皇氏乃立十干以定歲十二支以定時歲時旣定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而其律身行己澹泊無爲誠足爲帝王御世之良法也

地皇氏

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歷歲一萬八千年亦不下於天皇乃太古淳風也

周靜軒曰此地肇於丑而有地皇氏出焉所以主宰萬物而君臨天下者也天地開闢干支已明與

三辰不定晝夜不分則寞寞焉萬古皆如長夜矣
由是明乎晝者謂之日明於夜者謂之月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而謂之星宿晝夜者陰陽之道也三
辰既分而晝夜已判消長盈虛朔望相繼而遂以
三十日爲一月焉聖人創制立法垂憲萬世俾後
之民人皆知日月之道星辰之理晝夜之所以然
而登高明正大之域矣

人皇氏

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爲九區當是時也萬物

羣生淳風汾穆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凡弟合四萬五千六百歲年稍下於天地二氏者世峰使然也

周靜軒曰此人生於人而人皇氏出所以繼天皇地皇而爲治也是時風氣漸開而萬物爲之羣生時序漸著而淳風爲之汾穆君乃明君而主不虛王臣乃良臣而臣不虛貴制治漸敷而政教所由興禮義漸備而君臣所自起饑食渴飲而食用漸著矣男女構而婚姻漸張矣然民僞猶未滋也

人欲猶未侈也人雖群生而僭奪之患不興物雖總聚而淩偪之念不樂故人皇氏兄弟九人分爲九區各居一方均饗天祿非若後世視骨肉如寇讐待兄弟如芒刺也人心不古有如是哉

五帝總斷

胡五峯曰皇者初開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氏而上三皇之世也庖羲神農黄帝堯舜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於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黄帝之後少昊

顓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然則五帝之名實定矣

雙湖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他經則自周禮外惟易繫辭稱古者庖犧氏王天下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如是而已家語記孔子答宰我問五帝德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答季康子問五帝有曰太昊配水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木及春秋內外傳於黃帝堯

舜閒又有少昊顓頊帝嚳大戴禮亦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次顓頊高辛帝堯帝舜與我所問合意其本此二書然皆鈌而未備今悉本之易證之五峯庶幾仲尼之意云耳

太昊伏羲氏

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於人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六書作

甲曆制婚姻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又因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以龍紀官分理宇內而政化大治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斲桐爲琴絙絲爲絃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下之和紐桑爲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此興焉在位一百一十五年

陳定宇曰易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則而畫之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有四又幽贊於神明

而生者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教民决嫌疑定猶豫使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蓋非特爲萬世文字之祖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賢之統亦始於此矣

炎帝神農氏

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稼穡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斵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作方書

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時俗樸互端慤民不忿爭而財用足始列廛於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令其交易各得所有火瑞以火紀官作太初曆在位一百四十年

謝氏管窺曰此後世作曆之原也伏羲配干支以作甲曆猶未別四時八節之殊分至起閉之序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期也至炎帝作太初曆而民始知月有絃望晦朔年有一十二月而授時作事趨吉避凶曉然知有準則之可依憑矣

雙湖曰此後世農商之所由起而斯民養生之具畧備矣

黄帝有熊氏

帝既為天子適有雲瑞以雲紀官立制度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廵遊四海偹兵衛立史官作書契設靈臺命大撓作甲子造調曆而時節定獲神策得寶鼎造十六神曆積邪音餘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於是時恩而辰從作冕旒表貴賤造舟楫濟不通廣宮室祀上帝作内經定本草畫野分州營邑分井致百姓親睦

邑無盜賊而相讓以時播百穀節財物風雨時若四夷來朝故鳳凰巢阿閣麒麟遊苑囿而祥瑞迭見在位一百年

雙湖曰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猶爲朴畧至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汙樽抔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雖以枚舉縷數乎非復前日村野之俗矣六術之中

律曆爲要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律以黃鍾之宮聲發於自然爲十二律之本度量權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祿可均禮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根本也其通變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氤氳群生安樂鳳凰巢阿麒麟遊郊盛矣哉五帝之世也

帝堯陶唐氏

帝即位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

而不驕貴而不舒茅茨不翦素題不枅大路不畫太羮不和衣履不敝盡不變爲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微服遊康衢童謡載道老人謳歌又觀華封華封人致祝命人治洪水作樂名大章在位七十二年

雙湖曰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帝之心法也曰允恭克讓者帝之身法也欽存於中恭見於

匇敬爲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恊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發之大學八條目亦始於此不但是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事物物莫不有中之道舉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爲義亦自堯發之中庸九經亦始於此然則開千世聖學之源者堯之功頋不鉅乎仲尼祖述堯舜韓子所謂堯以是道傳之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即此是也道散於三極之閒所望於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云耳

帝舜有虞氏

帝旣即位齊七政設九官廣開視聽隱惡而揚善求賢以自輔立誹謗之木恭己無爲明四目達四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以樂敎天下命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是時景星出慶雲興帝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在位六十一年壽一百十歲葬

位於禹禹避商均於陽城天下不歸商均而歸禹禹於是即天子位焉

雙湖曰堯舜禹三聖授受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復益以三言者蓋以中之爲道汨於人心之危者易陷隱於道心之微者難明故必察之以精而不雜守之以一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自無過不及之差精者明也即堯之所謂明德一者誠也即堯之所謂欽敬此十六字之傳爲萬世心學之要也

三王

夏紀

大禹

帝受舜禪既即位仍因有虞以建寅月爲歲首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下車泣罪絕旨酒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及濟江黃龍負舟毫無懼色將因治水三過其門不入別九州鑄九鼎在位二十七年壽一百

歲

雙湖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矣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嚳而郊鯀禹之心從可識矣故於宗廟

則致其孝祭服則致其美溝洫則盡其力寧飲食之菲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暇顧者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下之常奉故也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深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敬之至也堯舜之道亦孝弟而已矣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其於立功也何有觀禹卽位之時任皐陶伯益以國政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建旌旂斿旐以別尊卑等級興學校以重明倫之教泣罪人而痛

百姓之異心絕旨酒而知後世以亡國會塗山而戮防風氏之後至今觀其紀綱典則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之歌禹之功厚德茂立極垂統爲萬世準者至詳且備矣後世觀河洛者思禹功見舞大夏者稱禹德盛矣哉不可尚也然禹崩啓遂繼世以有天下後世不傳賢而傳子實自此始矣

帝啓

帝嗣位乃郎鈞臺以享諸侯時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召六卿以征之大戰于甘滅之在位

九年

雙湖曰帝啓嗣位之初何爲遽有有扈氏之變也太史謂啓立有扈不服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今觀甘誓聲罪之辭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矣吁傳子之事固非出於禹之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啓不能逃其責矣然天下之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所常習者不能不起人疑畔之心至亟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然禹嗣位寧有是乎夫子定書而

存此篇固見啓之奮發有爲且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茂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太康

太康卽位荒逸弗恤因事畋獵於洛水之表十旬弗歸有窮后羿因民之怨距之於河太康不得歸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

雙湖曰禹之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太康一一犯禽荒之戒而竟以失邦皇祖之訓豈欺我哉

少康

少康即位夏道復興諸侯來朝方夷來賓在位二十二年

雙湖曰少康以崎嶇亂離之際復禹蹟還舊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有夏中興焉後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歟其中興之賢臣乎

履癸桀也

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為無道天下顛怨而患

之桀有力能伸鐵鉤索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女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爲璦宮瑤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航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殷湯伐之放於南巢三年死於亭山桀在位五十一年

雙溪曰人有常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孟子固已言禹爲益於天矣未嘗不以官天下爲心也是時謳歌朝覲訟獄者乃不之益而之啓曰啓賢

能敬承繼禹之道啓之再傳則循習而以傳子爲

常然矣未幾太康失邦釀成羿浞之禍者四十年

非繼以少康之賢禹之宗祀不其殆乎陵遲至於

履癸極矣何則嫡之分固前定矣而嫡不能以必

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師保之說助於商

書湯尹之所以汲汲焉旁求俊乂啓廸後人者其

慮固淡遠矣大抵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

大奸大惡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材最多是以不可

無教太甲成王固中材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

敗度敗禮者誰能使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爲抗世子之法耶厥後二君克紹前烈爲商周之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三代而下昭烈孔明蓋知此道矣後主以孱弱之資孔明所以爲之計慮者深矣微天奪孔明之速濟業猶可維持而未墜也雖然亦在其委任權力何如耳商家一代師保之任迄於其亡然以三仁之賢旣不能止商辛之暴則於此又將若之何哉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旣不可輕易則當愼擇師保而

早諭教之至於託孤受遺之際猶必重其任焉其

庶乎其可矣

商紀

成湯

帝既即位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暴虐順民所喜

遠近歸之改正朔建丑爲正月置二相作大濩之樂

能覺仁立助法畫井田建國學祀先聖先師始作囿

取禽獸以奉宗廟作盤銘以爲警誡通有無以賑窮

民禱雨以六事自責解網取不用命十三祀王崩壽

百歲嫡孫太甲立

雙湖曰唐虞之時太和之景象也禹啓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調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調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聖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閒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聖武之湯即克寬克仁之王我武惟揚之武即作民

父母之元后曾謂湯武果有異於堯舜禹之道哉

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

太甲

太甲不明厥德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乃自撫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奉太甲復歸於亳太甲脩修厥德諸侯咸歸三十三祀崩子沃丁立

蘇東坡曰聖人之所以能絶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墮費三相不疑其害

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以桀之暴戾虐以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閒而商人交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咸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閒豈其有意教詭冀以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去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

盤庚

時商道寖衰邦都又有河決之害臣民安土重遷庚作書以告諭臣民復遷都于亳從湯所都改商曰殷庚行湯之政商道復興在位二十八祀崩弟小辛立

藕子由曰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誘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信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復興也

武丁

武丁立恭默思道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得傅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爲相進諫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修舉祭成湯反己以思王道殷道復興號稱高宗

雙湖曰今觀說命之書三篇最後記說論學之訓諄勤懇切此學之爲王者之事尤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於伊尹以洪其源至傅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

紂

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爲天下皆出已之下始爲象箸箕子致嘆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惟言是從作奇技淫巧以悅之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厚賦斂盈鉅橋之粟爲酒池肉林宮中九市百姓怨望造炮烙刑淫亂不止比干死箕子狂西伯舉兵伐之殷遂亡天下歸周矣

胡五峯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亦以聖人不世出

賢德無以大相過卽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然大君人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失爲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亦不知變之過矣孔子作春秋鑒視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爲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爲家此萬世無獘之法也使帝乙而知此道商之卜世猶未可知乎

剛中

文王

文王旣立治岐有德政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歸之太顚等皆歸焉聘呂望周因以興瘞枯骨澤及無主耕者讓畔民皆讓長致虞芮之獄自平諸侯歸者四十國王劢子發立

雙湖曰嘗觀先聖有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史乃謂其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毋乃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耶愚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翦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後又百有餘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事商之心則翦商之云太王非惟不出之於其口亦決不萌之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肇其國祚之綿洪爲爾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口矣

夫以唐高祖尙能駁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翦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翦商實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眞有翦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下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之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鷙害乃不譖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

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且以虞芮一質成之後歸
文王者四十餘國四十國之疆土未必為文王有
而四十國之諸侯四十國之人心則歸之文王矣
至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國豈八
百國之疆土人民先為武王有哉亦心悅誠服而
趨之者如歸市耳文武之心蓋有推之而不能去
逃之而不能免者矣請得以暴白二王之心於千
載之上

武王

武王既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皆左右率修文王緒業商紂無道將兵至孟津以伐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紂暴虐滋甚乃陳師牧野紂師皆無戰心前徒倒戈紂自焚而死於是諸侯尊武王爲天子踐位後偃干戈改正朔作洪範設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定謚法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褒封神農黃帝堯舜禹之後功臣皆以次錫封作樂曰大武在位七年壽九十三

子論立

雙溪曰武王之爲君也大之爲洪範之陳而萬世彝倫之道明次之爲丹書之戒而敬怠義欲之辨著纖之爲九府圜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則崇追王祭祀之禮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至於建官則惟賢也任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教而食喪祭之加謹惇信明義而崇德報功之經盡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成王

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管蔡霍三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旣而與武庚同反周公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遂以政歸成王成王少周公西子伯禽相之天下大治

雙湖曰成王之時外變雖寧而王猶有疑周公之心故周公歸東取易三百六十四爻而繫之以辭以承文考之志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理籌之熟矣營洛邑爲王城而郟鄏之鼎已定營成周於東

郊而殷民之頑以化成明堂以朝諸侯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作武樂以象武王之伐功今讀周官之書則知成王設官分職之有倫朝覲巡狩之有法讀君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以尹茲東郊拳拳不忘殷民之化至於作德日休敬典在德兩言則又二篇中切要之論此固成王學力之到而實周公造就之妙與

康王

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命畢公保釐成

則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巡行鄉邑聽斷於隴畝阡陌之間廬於棠陰之下當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之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雙湖曰康王克遵洪業敬恭神人四彝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樂囹圄空虛成康之際天下安寧而有唐虞之風焉吁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

閒貞元會合之運亙千古而再見者與

共王

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密康公私受之而不獻於王王遂滅密

雙湖曰密康公從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德之小醜乎康公不獻一年而王滅康女色之傾人國固如此夫

孝王

自懿王以來德政不修王室愈微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養息之王命主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王封為附庸之君也於秦使續伯益後是時大雹牛馬死江漢氷

雙湖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協陽臣侵君之象也當嬴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殺氣若兹履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夫

夷王

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荒服不朝命虢公帥
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
雙湖曰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綱常自此紊矣時熊
繹乃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庸東征楊粵
僭立三子爲王衞康公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弁
邶鄘之地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孔子曰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況滅人之國而有
之乎斯二者皆陵遲解紐之事何夷王之不能問
也可爲三嘆息者矣

幽王

王無道西州山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宜臼出奔申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於驪山下諸侯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而西周遂亡

雙湖曰幽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得乎當是時鄭伯友死於戰秦

襄公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衞侯和從晉侯九合諸
侯之師擊戎逐之鄭伯服鄭世子掘突權收兵從
諸侯東迎太子是爲平王而周轍遂東矣

平王

王以豐洛逼近犬戎不可居乃東遷都於洛邑自是
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時天子微弱賞罰不行孔
子修魯史作春秋以正王法始於此
鑁湖曰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斃惠公初
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

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其晚年乃以天王之尊下
媚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矣夫婦人倫之
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襃姒之難廢黜
播遷而宗國傾覆亦可省矣不是之懲則人寵妾
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托始於隱公不亦深
切著明也哉

桓王

王伐鄭鄭與王戰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鄭人遣使謝
勞

雙湖曰東周之衰决於此鄭伯首惡其能逃萬世之誅乎

定王　五覇

周自東遷之後國運寖衰五覇迭起時有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五人稱覇齊桓晉文爲首後又列爲十八國而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雙湖曰五覇迭興始於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入國至定王之十六年楚莊卒而五覇之業終蓋歷七王九十五年於此矣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定

晉君至再已而伐晉伐戎以成霸業末乃戕其賢臣以從死其不得為諸侯盟主固宜楚莊初滅庸以自豐至窺周而問鼎已而伐鄭伐陳伐宋殆無虛日宋襄智畧不如桓文彊㬥不如秦楚而興師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紓宋師之戚盂之會見辱於楚泓之戰卒殞其軀皆自取也五霸莫如桓文然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夫子已嘗言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

曰管仲相桓公覇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所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其至然終不能免器小之譏以其徒知挾天子以令諸侯區區爲覇齊之舉而非有尊王明義之誠心其器量不足稱也不然管仲死桓公薨何至五公子爭立使天下遽不復宗齊乎

威烈王

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胡致堂曰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君子所

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自悼公以來陰凝氷堅垂及百載王之命之蓋不得已焉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雖使六卿復起三家並出操懿溫莽之類接踵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哉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之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

東周君

東周自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至惠公封其

少子於鞏號東周君在位七年秦人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而周遂不祀矣

雙湖曰西都自涇州膠楚澤下堂見諸侯綱常淩遲已爲春秋之漸東都自春秋以來弱不可支猶幸五覇挾天子以令諸侯尚寄空名於天下然綱蕩倒懸已爲戰國之漸戰國首命韓趙魏爲諸侯綱常之道盡矣於是七雄競强蘇秦張儀肆縱横之術從者猶知合六國以折秦横者甘於事秦而不耻事秦者固不知有周抗秦者不過自爲亦豈

復知有周哉而周亡無能倡大義於天下惟有魯仲連義不帝秦負當世高士重名使當時之士有如三老董公之遊說當時之君有如漢王三軍縞素爲赧王與東周君發喪爲天下誅無道秦則齊桓晉文之事寧不可復見於時何計不出此碩乃區區欲與秦鬬智角力卒之賓服恐後以待滅亡之不暇可痛也哉又嘗合三代之王有天下一千九百六十九年何聖賢之君無幾夏有禹啓少康商有成湯太甲太戊盤庚武丁周有武王成王康

王宣王外無聞焉然後之言治者以三代爲稱首
巍巍皇皇卓冠千古而莫及者禹湯文武以聖王
之道立綱陳紀創法定制其尤卓然者如井田封
建學校兵師之要靡不備具而又固結之以仁維
持之以禮端本洪源自足與天無極故其後世子
孫非有剛惡如桀紂幽厲之暴非有柔惡如赧王
之衰者皆足以世守而勿失也豈偶然哉

雙湖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國

秦

按秦初起始於穆公據關中之勝爲用武之地文有百里奚武有秦姬蹇叔由基計會十八國於臨潼致滅衆諸侯而獨覇時有楚將伍員奪爲盟輔辱秦與楚聯姻致得解圍而罷後傳孝公用商鞅以壞法聽范雎以富秦賴張儀連衡以併吞六國秦之得以稱強而兼倂者有然已

林之奇曰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之兵其食則六倍之食所以卒併於秦者盡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之者其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齊楚焉得而不滅哉其遠交齊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而近攻韓魏也故今年伐魏明年伐韓故韓魏不支終折而入於秦韓魏既折而入於秦此燕齊楚之所以相繼而亡也六國不知天下之樞在於

韓魏秦人伐之而楚不救是以天下之柄而委之於秦也六國安得而不亡哉大抵欲平治天下者必先知其難易之勢自其易而攻之而後及其難故唐憲宗欲平藩鎭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卒如其言是誠信然矣

蘇東坡曰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作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然帝秦者商君也亡

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旣足以報其帝秦之功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罪焉理勢自然無足怪者

雙湖曰鞅當時不從趙良之說雖有百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讐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恨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蕞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欲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亦可以少戒哉

楚

楚乃西周所封稱雄江漢莊王一出遂尚覇功傳至
昭王被吳伐而奔隨及抵平王聽讒敗倫而誤國殺
伍員父兄致伍員奔吳因遭鞭尸之慘迨秦約戰乃
復與和親戰敗白起又徙都於陳聽張儀說不納陳
軫謀北絕齊交西生秦患一敗丹陽再敗藍田迨至
割西域以和秦必被王翦所滅亦勢使然也
蘇東坡曰秦併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
愚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也幸
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

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取三晉三晉忘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秦矜趙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盖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固曰拙於取楚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

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伭牢之流乎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之不幸耳

燕

燕亦西周所封向居幽薊之地自文公聽蘇秦合從之謀頗能自振逮燕噲以國與子之而啓亂致被齊伐而遭醢燕亦危矣後立其子昭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得樂毅克齊有功役譖而毅遂去亦燕之自敝也後乃用軻行刺而遭戮迨

不自取其禍哉爲秦所併固亦宜矣

丁南湖曰嬴秦之惡人人得而誅之故燕丹之遣刺張良之狙擊子謂其皆義舉向使二子之謀得遂則燕祚以延韓仇以報且秦滅東周之罪於是乎可討而凡已滅未滅之國於是乎可復而可保故曰皆義舉也然一七一椎均乎不利而丹也以此殞身而亡國良也以此改圖而成功遂使論者徇其成敗而是非之獨不念六國諸君曾莫有丹之志者則丹亦可矜矣乎雖然丹與荆軻之智之

才夫豈可與予房同日語哉

齊

齊臨東海亦朋大夫桓公爲五覇首屢會諸侯盟王相管仲而覇業遂成後威王朝周天下賢之孟嘗君立招賢納士當時稱焉時弱於燕獲用田單頗能强國後秦日夜攻擊三晉燕楚爲救齊王建立四十餘年而不受兵及齊相賓客俱受秦閒金勸王朝秦遂遭王賁之攻而遂降致有松耶栢耶之歌吁可嘆也哉

雙湖曰六國之滅惟齊最愚不悟姦人賓客之受
賜金聽勸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殊
不知五國滅矣齊其能獨存乎迨王貢猝入民莫
敢格猶信五百里之約封竟以餓死觀於松耶栢
耶之歌至今可爲於邑矣

魏

魏氏亦晉大夫威烈王時得命爲諸侯是爲文侯以
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敎信不失虞人之期得吳起而
兵強武侯不能用惠王用龐涓而遭孫子之誅抵于

子而徒知謀利聽蘇秦而成縱惑張儀而連衡及至信陵一出愛人下士奪晉鄙符而取勝竟遭王責伐而亡國不亦哀哉

溫公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爲天下之顯諸侯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爲國害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其關繫甚重也如此哉

趙

趙亦晉大夫後得列封為諸侯肅侯納蘇秦合縱之說乘秦伐而遂解聽張儀連衡之議約結兄弟而致敗及平原君好士用藺相如廉頗秦不加兵澠池之會相如之功也用趙括而取敗平原君請救於楚毛遂之力也李牧一用匈奴不入後因王翦之伐聽嬖臣郭開譖而殺牧其自取滅也固宜

丁南湖曰李牧用兵進焉若懦退焉若怯而養成三軍之勇可謂以全取勝矣是故始而破匈奴中而攻燕終而擊秦所向皆克此誠戰國之良將道

氏之元勳奈何趙王遷之闇劣也郭開之譖一入遂乃斬牧而亡趙夫趙何足惜哉所惜者牧耳

韓

韓虔與魏斯趙籍均屬晉大夫受周封爲諸侯昭侯用申不害爲相國治兵強但所尚者刑名之學而亦無補於時聽蘇秦雞口牛後之喻頗亦自振納張儀事秦攻楚計亦左矣迨後入朝於秦再納地請爲藩臣卒爲秦內史勝所滅皆其自取何足言哉

溢公曰縱横之說反復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

之利也況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故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嘗觀史之所載秦之併六國也先滅韓次滅趙魏又次之然後滅楚滅燕滅齊是三晉自撤其藩蔽矣他又何言哉吾故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後秦紀一

秦始皇

秦據西周之、昔都得用武之地自穆公爲霸世世强大至始皇而滅六國帝四海何其盛哉然始皇以呂易嬴用倂吞之謀李斯居多征伐之功王翦最大觀其罷諸侯置郡縣造阿房築長城謂天下無虞矣其焚書坑儒乃其短處窮奢極欲入游求僊豈能久哉自欲傳之萬萬世不期死後爲李斯趙高等陰謀矯詔殺扶蘇立胡亥父子稱帝共計一十五年遂爲漢劉季所滅天道報應何其速乎

蘇東坡曰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孔子以忠恕爲心平易爲政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可以彼易此者蓋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雙湖先生文集卷之八

西漢紀

高祖

高祖乃豐沛人嘗為泗上亭長夜經澤中斬白蛇遂符赤帝之讖後以布衣起兵用蕭何張良韓信三傑為輔又得陳平曹參樊噲周勃等為佐破齊滅楚遂成帝業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襲秦所以漢德不能復古觀其滎陽之圍非紀信不能脫

厄自登之困非陳平不能解圍其所以得保全者實天相之成功也但裕後無方致有呂后之變幸周勃等竭力匡扶得保無虞雖氣數使然亦高帝平日舉勃之力也豈小補哉

雙湖曰嘗觀高祖之得天下與項羽之失天下其故無他只在於用人而已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方羽遷沛公於巴蜀也取舍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

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所用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所以強沛公之行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此三秦之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復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發其出也其

出也所以用其人也三子之見智謀畧同故處楚之敎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吾故曰漢楚之得失在於用人而已

又曰漢得天下高祖自謂三傑之功夫張良以謀蕭何以餉韓信以戰各盡其才耳未聞以死脫若於虎口者滎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且奈何哉紀信以身代之脫萬死於一生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傑及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信無一爵之贈漢其少恩哉或曰誑不可以爲功也曰微

服遜朱非與

文帝

文帝恭儉以德化民海內庶富興於禮樂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至於制度禮樂謙遜未遑是誠仁厚之主即其處薄昭一事亦不得議其爲少恩也

雙湖曰法乃天下之名器也法可有天子不得私誅法可誅天子不得私宥故殺人者死文帝之法乃受於高祖者也昭殺漢使正坐此科醲惡椒房盜竊神器悉此焉基之斯時也將欲全之以慰毋

心則上違高祖之成憲固不孝也將欲殺之以傒宗社則母或不食而死亦不孝也但誅聡以傷母不孝之罪小廢法以存聡不孝之罪大世固未有變及乘輿而母獨存者也則誅聡正所以存母耳非達權通變者其孰能與於此

景帝

景帝克遵文業勤儉育民恤獄減笞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亦美矣哉

胡致堂曰文景養民厚矣稱諸仲尼之言則亦富

庚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爲不然文帝寛厚長者以德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武奮發景帝刻薄任數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又以無能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暌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和信讒用佞黜申后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文帝亦相遠矣獨節儉富民一事爲克遵前業

耳夫豈可與成康同稱美哉

武帝

武帝征伐四夷海內虛耗末年不免有輪臺之悔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使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則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觀其招延羣彥表彰六經頗有三代之風然外事四夷廣求神僊則其失也

謚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

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愛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悔過顧托得人若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昭帝宣帝孝元哀平

昭帝以童稚之年辯霍光之忠識上官桀之詐天資其明與民休息誠致治之君宣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綜覈名實侔德商周可謂中興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元氣索矣孝元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成耽於酒色委政外家哀平短祚王莽篡之漢其殆哉

歷年圖曰高帝奮布衣提三尺劍五載而成帝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呂氏之亂漢室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爲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後致刑措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於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雖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孝宣繼

覈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然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元很愎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詐歷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東漢紀

光武

光武以帝室之胄發憤起兵昆陽一戰大敗莽衆剪除群雄又能投戈講業息馬論道尤爲難處史稱慨

鄧大度才明勇畧故能芟刈群雄光復舊物未及下車訪儒雅表行誼興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爲美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閒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盖未盡也

雙湖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垂統以爲一代之規模體統以大要論之高祖識大體其間條目品節有疎漏處光武條目品節甚詳悉然於本體却遺所以兩漢風聲氣習寬狹厚薄殺急大抵不同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

親簿書期會之事此故失政事體統也
又曰光武誅莽滅郎而舉高祖之天下復而一之
史謂其明才勇畧大過乎人吾謂其能知人善任
已耳當時國祚一移私竊名號者不一逆春陵兵
起新市平林附之敘後始得鄧禹來歸乃教之以
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故勳有成功至圖形雲閣禹
居其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詞巍然高出諸將
之上者非以此哉不惟是也光武嘗披輿圖曰天
下郡邑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

德厚薄不在大小是又非馮賈諸將之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光武之中興在乎得人而光武之能得人又自爲致之也

明帝章帝和帝殤帝桓靈

明帝之臨雍拜老爲東漢首稱章帝事從寬厚外戚專權和帝尊信儒術克納嘉言殤帝八月安順懈德冲質幼亡桓靈無道黨錮禍興黃巾蠭起遂失天下不亦宜哉

歷年幽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以諸劉奮臂一

呼而遠近響應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昆
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翕然變
而爲漢定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首百萬之盜一
朝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
於不死首取良吏卓茂以爲太傅戒馮異安集關
中不務以戰功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
之遠畧矣及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修文崇
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與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勵
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

而綱紀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閹侍之黨中外

盤結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

誅殺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雖閹竪雖除而虎狼

入室矣卓貪愎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討

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三國

耻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寖弛外戚專横

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狥國故

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於桓靈

漢昭烈

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毅然以平姧爲念由益州牧起兵勦賊得關羽張飛爲之輔翊又有趙雲嚴竭忠艮不憚三顧之勞請諸葛孔明爲軍師君臣相得譬之魚水充實王佐之才非他人可及致劉脩以蜀甿付之掌攝雖北有曹操東有孫權鼎足而立遂承正統後得五虎將如馬超黃忠等東平西蕩威名益振後主劉禪昏昧無能繼幸孔明爲之出師終不能保其無虞故前人有言曰天心存漢以王郎假之而有

餘天心去漢以孔明踣之而不足雖勞心盡力無能
靖安後隻雖總攬機權亦置諸罔濟大位竟爲曹氏
所奪不亦甚可嘆哉

尹遂昌曰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至桓靈不
君董卓煽禍英雄群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
固漢之天下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
義士爲之嘆憤苟有一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
所予况於堂堂帝室之胄英雄蓋世者乎丕既篡
位漢嗣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

本無可疑自陳實志三國分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

魏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立心奸險志圖王室得荀彧荀攸等爲謀臣用張遼許褚等爲將帥魏之人才可稱多士百戰百勝未嘗少辱赤壁之敗實其自愚後子曹丕文雅有餘兄弟恩薄曹叡可稱英明而務於

土木曹芳曹髦曹奐皆以政歸他人且丕叡之世以司馬懿總兵權不逆料其奸謀自叡卒之後而政已歸之司馬氏矣以威力得者亦以威力失報應之道宜爾也何足論哉

歷年圖曰漢室不綱群雄糜擾乘輿播蕩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畧過絕於人驅策賢豪殄除奸宄於是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於漢室也惜其役申多

詐術忘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殁殂明帝繼業內緩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爲奸臣牽率嗣子幼弱寄托非人曹爽驕戇蔑友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致易姓悲夫

吳

孫權承兄孫策遺烈周瑜輔之分則君臣情實連襟又有呂蒙魯肅陸遜諸人並稱賢智故其取事易於破竹赤壁之戰雖建奇功惜周瑜以器小而亡魯肅以寬厚執政呂蒙陸遜決策亦良任事攻當故其圖

取無有不克惜權故後孫亮早廢孫休僅守至孫皓
肆其淫虐晉兵一至而面縛啣璧不亦宜乎
趙孟頫曰權藉父兄遺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
摧破勁敵承鼎峙之業然其見義不明弗能繼述
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將烈討賊以取中原興復
高祖光武之業豈不爲忠諸侯乎乃苟且自圖甘
心臣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爲重也此文
公先生所以訓權負漢賊也歟

晉紀

西晉

晉有天下亦正統也司馬懿竊魏之權昭相繼秉政武帝繼其父昭遂篡曹氏平吳州混一亦云盛矣然武帝懷惠俱都洛陽愍帝都方長安傳止四世迨劉曜陷長安而帝出降致御史中承吉朗義不屈遂自殺而帝竟受劉氏所封大勢如此是亦可哀之甚也

歷年圖曰武帝既遷魏祚席捲全吳纘禹舊服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祟尚浮

華敗亂禮法惠帝昏愚不辯菽麥譬之萬金之貲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爲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闥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胡劉淵羯石勒氐苻堅羌姚弋仲鮮卑慕容垂爭承其弊割裂中原薦臨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東晉

元帝中興都於建鄴雖云傳世十一歷年一百有四然僻處江南昔之中原皆五胡所據夫晉之混一而不能久者其故有五武帝開基而樂於淫縱初無遠

謀一也平吳之後不辨華夷而處胡居內二也嗣子蠢愚而諸王兇狠自相魚肉三也惠帝既闇而賈后凶淫壞亂朝政四也王衍何晏之倫崇尚老莊蔑棄禮法而風俗頹敗五也迨懷愍之世禍亂已萌雖英雄之主有不能救况庸君乎元帝之後不能復中原者其故有三帝雖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以致王敦之亂一也明帝雖誅敦矣而享年不久未及大爲二也成帝之後諸帝皆英特而江左公卿惟以風流相尚晏安一時無復有如祖狄之倫三也其可稱者惟

王導謝安稱爲賢相然亦僅能持危扶顛而已後二十餘年爲劉裕所簒也亦宜

歷年圖日晉室既衰中原雲擾元帝以宗室疏屬遯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褁糧而歸之國於荊揚之閒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久自餘孱弱孤危外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過不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卞壼溫嶠陶侃謝安謝玄等爲之臣也昔賢既沒而道子元

駟之從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雙湖先生文集卷之九

南北朝

南宋紀

南北二帝之分王其在於當時南以北爲索虜北以南爲島夷未嘗相上下也自後世觀之則位均體敵皆非正統亦安得輕此而重彼乎但元魏本蕃人宋代繼晉傳至於陳皆正朔相承故史之編年以南爲紀然南宋武帝劉裕起於寒微生擒數帝遂得晉室文帝仁厚恭儉勤於爲政三十年閒戶口蕃息講論

相聞士敦操尙鄉恥輕浮元嘉之政頗亦可稱
歷年圖日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强禍亂相繼至
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倡大義糾合同志起
於草萊之閒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
奉迎乘輿再興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獎
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
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兵北驅姚泓面縛遂
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㳺裘之心發舒華夏之
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攝守未一蹐

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

齊紀

齊高祖蕭道成蕭何二十四世孫仕宋封齊公進爵齊王竟代宋即位戒宋代之失加以寬厚沉深有大

卓博學能文性清儉尚寛平至東昏侯嬉遊無度誅大臣信宦官後竟爲梁所滅

歷年圖曰齊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猶忌高武子孫誅戮殆盡淺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梁紀

梁武帝蕭衍在齊封梁公進爵爲王代齊即位爲人

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政務但酷信沙門捨身佛寺因納侯景自取其禍僭四傳禪位於陳矣

歷年圖曰武帝當齊之委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繼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爲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兼與圖寵叛人遂使臺城

覆沒老而餓死江淮以南鞠爲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其子孫各擁强兵列居重鎭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翦凶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爲俘虜豈特人心之不與抑亦天地之所誅也

附北朝後魏拓拔氏都平城

北朝之魏自曹魏已與矣東晉之末道武稱帝繼之者曰明元曰太武曰文成曰獻文曰孝文此五主者或以功顯或以德稱而孝文尤爲賢遷都洛陽改姓

元氏禁胡語胡服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宣武之後明帝爲胡后所鴆魏日以亂孝莊誅爾朱榮亦頗英銳孝武西奔長安依宇文泰於是高歡立靜帝而魏遂分爲二傳至恭帝禪位於周

歷年圖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南取幷州東舉幽冀兵不再行而數千里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靑兗包司豫摧赫連開關中梟蒲洪吞遼碣虜沮渠幷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

於大漢悉爲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物蔚然可觀矣宣帝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蜂起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暌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幼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

勇決手刄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偪逃遁入關遭宇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況庸君乎

陳紀

陳主霸先臨戎制勝英謀獨運政教寬簡可以有爲其後代好造作喜艷麗不數載陳主被韓擒虎所迫自投於井執送長安而陳遂亡

歷年圖曰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戮侯景乘時伺間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爲良主孝宣値齊之衰而啟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耶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主荒淫無度以趨之納身於淵井不亦宜乎

附北朝齊周

東魏則高氏代之曰北齊西魏則宇文氏代之曰後

周高歡以智畧稱宇文以德度勝皆創業之主也二氏之子孫惟周武帝稱賢主然周之祚促者何也由武享年之不永而後嗣之非賢也然則國祚之短亦實天為之乎

北齊

歷年圖曰神武以高世之畧乎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慝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没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悖慢無禮終殞身於奴隸文宣淫湎幾㬶

[illegible]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鄰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悌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昏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剪忠良信用讒佞十年而亡已爲幸矣

後周

歷年圖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任賢使能列官布職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强不能凌也其所爲典法施於後世可不爲賢乎武帝以英傑之

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雖其罪盈惡熟爲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掇蘇振槁可謂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數月之閒縛其君臣致之麾下使有册之境東漸於海南薄於江雖魏之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遂其奇譎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不及三年而爲異姓所有悲夫

隋紀

隋文帝楊堅性猜忌不悅學明察臨下勤於政事愛

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素但猜忌苛察

信受讒言不得保終者此其所短也後二傳而位歸

於唐亦其所宜然矣

歷年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

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徼倖得之

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材任官信賞必罰故能

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爲一統

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高昌之屬莫不稽顙稱

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

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内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强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爲人窮侈極欲兵連四夷政繁賦重盜賊蠭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慆淫惡聞直言喜自壅蔽憶寧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唐紀

高祖

高祖起兵晉陽承亡隋之弊名應圖讖席捲長驅奄

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六年之內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葢有太宗爲之子也得房玄齡杜如晦爲相又有魏徵王珪爲之輔弼政日益隆惜乎事未有斷致有倊武門之變惜哉

雙溪曰前代之有天下者以子承父而唐之天下則是以子而予父也太宗之功大矣哉然當其櫛風沐雨出萬死一生以經營天下大業定矣使高祖識承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之說亦何至有六月四日之事乎

太宗

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文武備具功德兼隆自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至於乔聖縱囚因見其致治之美圖畫功臣剪鬚和藥又見其德之厚親伐高麗神武可知矣詔停世封稽古可知矣

雙湖曰詳稽唐朝御極致治亦隆高祖無容贊語及觀太宗嘗讀周官書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

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
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觀蕭甚
矣而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
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
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
爲民害聖人不得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
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
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

爲郡縣乃畫壤裂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
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
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
變乎漢不能制諸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
後勤兵而移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
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
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
釋位以閒王政至其衰也五覇雖强大猶且攘彝
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

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罷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

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况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才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雖有良佐亦沉於民伍而不見庸矣故凡宗元之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湯禹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

相制外無强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姤民之兼併而自爲兼併競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氏講之不詳乃亦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爲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不封建之短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氏亦惑於

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爲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者未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事哉

高宗中宗睿宗

高宗溺愛袵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劉喪唐室貽害邪家中宗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覩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矣睿宗因子之功在位不久無可稱者然監前代之

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

胡致堂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痡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卽位卽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

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
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乃膠守常故不能討
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册竊尊號以是見爲大
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夫惟如是
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
以爲常事也

玄宗肅宗代宗德宗

玄宗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大寶
以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奔竄身失國而不悔齊

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其他可知也代宗平亂守成足爲中材之主然藩鎮陸梁上陵下替釀成亂階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帝爲之也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用盧杞趙贊以致於敗小人之能亂國也如此

雙湖曰開元之政大有可觀惜乎天寶以後昏於

色而不能保其身幸肅宗以太子討賊又郭子儀自朔方提孤軍以輔佐太子再造王室唐命其方永哉無何代宗不足有爲至於紀綱不可復振後德宗矯代宗之失而卒受欺於奸諛則其爲害又有甚於代宗者矣此所謂明於知人而闇於自知者也則當時哲人之憂不亦明乎

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

順宗不幸嬰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爲賢矣憲宗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

群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足爲中興之主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穆宗嚢已成之
業而不能保由是以來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
取敬宗昏童失德自殞其身宜哉文宗優游不斷受
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
温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艮在位佞邪黜遠
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
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
於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藩鎮阻兵於外士卒殺

逐主帥挾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斂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丞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

武帝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享國不永功業未竟惜哉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懿宗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於茲決矣僖宗昏庸相繼禍亂相仍

民愁盜起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昭宗天祿已去民心已離雖救之其安能乎

范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絶二十餘年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之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可稱者憲宗元和之政號爲中興而晚節不終身且不保此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

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肆我有宋太祖受命神武所臨海內有截縱以太宗文治四宗守成太平百有餘年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仁其奉已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是其取之也雖無遠過於前代其守也則

不愧於三王載之唐世天壤不侔夫唐之已事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鑒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要道也不其然乎

雙湖先生文集卷之十

五代紀

後梁

梁太祖從黄巢爲盜既而降唐賜名全忠進封梁王而乃挾天子以號令諸侯簒唐稱帝六年愛假子友文之妻將立友文而爲子友珪所弒其爲不德槩可知也故均王友貞雖誅友珪立十一年唐兵入汴而梁亡矣亦宜

歷年圖曰梁太祖始以黄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

詐力吞食諸夏地廣兵強威權日熾志慾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粱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爲敵寧無亡乎

後唐

莊宗先世事唐賜姓李氏父克用平黃巢以功封晉王及襲封又破梁夾寨梁祖曰克用有子矣然滅梁之後以驕怠而敗明宗胡人不學雖在位八年粗爲小康潞王乃其養子而奪閔王之位人心不服其亡

空也

胡致堂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猶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皆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晉

高祖以明宗之婿初與潞王有隙乃借契丹兵以滅

唐雖帝中州而臣於北方至於出帝爲敵所虜是亦宜矣

歷年圖曰高祖以地尊勢逼廹於猜嫌親執臣子禮以事北方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參桑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内政不修而外挑強隣使流民塗野草洌馬汙宮闕生爲降虜死爲羈魄非不幸也

後漢

高祖仕晉封北平王及晉王重貴就虜因亂得立其於隱帝寵信左右誅戮大臣遂致遇害父子二世止於四年而已

歷年圖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適值其時故雖不能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耳夫根趺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狎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

吁哀哉

後周

太祖仕漢爲樞密副使少起軍伍雕青在項謂之郭雀兒而柴氏之女願與爲配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建國後周

歷年圖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得天下之籍而室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

能變弱爲強因敗爲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
脩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
閉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枹鼓之隙治律
曆明典禮審法令脩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
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天蓋太平之業天
將啟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宋紀

太祖

太祖聰明仁厚豁達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將借

國十餘盡削平之信任儒臣分理郡國抑奪權豪發養民力英仁之主也趙氏之先本微太祖生夾馬營非世有功閥閱而檢點為天子木昔見其兆皆受命之始五星聚奎故曰天也諸將石守信王審琦等以黃袍加帝之身豈誠為趙氏之純臣哉固天命之亦由太祖智識之明而法制之善也致治之盛亦云美矣

雙湖曰太祖即位之初長慮却顧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已知所以為處藩鎮收兵權之

道以脅居潤權知鎮州此以知州易藩鎮也既命文臣知州又各置通判以貳之所以分節度使之權也又命朝臣強幹者出爲知縣所以革藩鎮驕縱之弊也又擇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以收藩鎮之兵也又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於先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五人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衛不可除之錮疾一朝而解矣其於削平僭亂也親征李筠而澤潞平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於是平荊南平湖南平蜀平南漢

平江南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出師之辭不避曰諸將毋得侵暴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曰切勿暴掠生民及捷書來奏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害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真天地父母之爲量者矣豈區區土宇版章之歸而已哉其重儒術也數幸國子監親贊孔顏訓須用讀書人爲宰相而武臣亦欲令讀書其取士也復拔萃之科嚴程試之法其制兵也置剩員以處退兵親臨講武殿以閱習其理財也

置封樁庫收市舶利禁貨餘之獻其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饑民粥曹州饑運京師米以賑之其勸農桑也詔長吏勸課其恤刑獄也定大辟覆奏之法以暑氣命諸州獄吏洒掃洗滌至於抑奢侈廢州班直碎七寶器戒公主勿飾繡翠嘗出麻緞布裳賜左右曰此吾舊所服用也即此而觀君人之道真偉然矣究其所以然者豈無所本哉帝嘗聞道理最大一言既足以爲植國之根本而其正心修身之學實有非人所能

企及者至於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又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朱文公稱太祖不爲言語文章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矣至於遵母后遺敎寧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弟孝友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哉帝吾無間然矣

太宗

太宗仁恕恭儉好文半成而滅北漢天下復爲一統可謂有帝王畧矣然致一弟二姪俱不得其死後世

不能無憾焉

雙湖曰帝即位之初有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司之權雖宰臣侍從節帥亦許彈劾使三百年無藩鎮之禍由於此命相則盧多遜與趙普更迭相除罷不免啓大臣相傾之風然盧邪趙正未嘗使邪得以勝正他如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皆以賢稱寇準李沆向敏中亦已參大政竟爲他日之賢相田錫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李覺在經筵而得蒐延習之道命詞臣必訪才實兼美者而

授之重循吏之選嚴贓吏之誅貢舉則罷勢家不令與孤寒並進奪吏人之及第受勅牒者爲民則
戒詞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崇儒術則褒先聖之後幸學以謁先聖又幸學以講書似玆善政史不
絶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謂可惜者德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卒由於趙普逮太祖宋皇
后崩羣臣不爲成服其於人倫之道亦未爲無歉
焉

真宗

真宗寛仁慈愛有帝王之量然好奉道敎信惑異流於是天書屢降東封西祀制作紛紛景德開契丹入寇佞臣獻幸蜀幸江南之策而微寇準之忠高瓊之勇勸帝親征講和澶淵幾於亡國矣

雙湖曰晉反獲真宗首末論之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蔣符以後不過爲矯誣上天之主呂氏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蔣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

若之奸邪爲最惟有向敏中李迪之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夫

仁宗

仁宗初年母后臨朝政非己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以後君子滿朝恭儉仁恕終始如一然仁柔有餘而剛武不足是以常有外侮之患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雙湖曰仁宗可謂至仁之主大辟疑者皆令讞上而所活歲以千計夜饑思食燒羊猶忍不索恐啟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疎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京師疫太醫進方內出犀角二一通天犀或謂留供服御帝曰朕豈重異物而輕百姓哉蘇轍對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

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尤爲盛矣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定太學生員以孫復石介胡瑗爲國子直講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于藝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以開四書之端矣噫君帝者存心致治捨乎無以議矣自姦微瑕共郭后之事乎君子愛人以德寧不於焉三歎

英宗

英宗繼立以曹太后同聽政宦官讒間兩宮不和帝
憂疑致疾幸賴宰相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然優禮
大臣愛民好儒足爲良主第於濮王崇奉之非皆琦
等傅會之誤也

雙湖曰崇奉之舉歐陽修倡議以誤韓琦韓琦主
議以誤天子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惜哉
善乎呂氏中曰以禮考之稱親固非矣稱伯亦未
安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
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

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
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旣
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爲齊
衰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
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修稱親之義其失禮固
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亦非
至當之論也要皆別立殊稱曰皇伯父某國大王
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
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嗚呼當時無有能明此

義者遂使歐陽修韓琦之欵見不可復回卒陷其君上不孝於先帝次亦不得爲孝於濮王可勝惜哉

神宗

神宗勵精求治不御畋遊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爲也熙寧元豐之間誤於王安石之黨變亂法政紛紜制作用兵西北卒無成功蓋由志大才小寀臣非其人故也

雙湖曰神宗之朝濂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圖

通書傳於世而授諸其徒河南程氏兩夫子于道學之盛益大以肆上有以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秘下有以開來學於億萬斯年之久實光前而耀後也況同時而康節邵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庖羲氏之心教天下以知來藏往之學而橫渠張子之正蒙司馬溫公之通鑑又爲理學之淵藪史學之泰山皆卓卓乎其不可及者不其盛歟使天不生安石於其間使諸子以斯道相天子成就其大有爲之志吾知其躋世道於唐虞之盛矣奈之何其

不然也隐

哲宗

哲宗幼冲嗣位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熙豐黨人得志橫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禍發內作外敵乘釁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陳櫟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柰何熙豐舊奸

屏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李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害良剔至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徽宗

徽宗性機巧多技藝不修國政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蜂起後雖討平反復不省屏棄忠正信任奸邪與金人盟約滅遼遂為金人所欺靖康二年大舉入寇擄帝北行至紹興五年殂於五國城哀哉

雙湖曰徽宗之時程氏兄弟舊德老成一代偉人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學爲世所仰無何徽宗昧於知人有賢而不能用用矣而不當其才徒使蔡童之流得以肆行至於顛沛流離而沒身於異域也不亦可哀乎

欽宗

欽宗在東宮幼無失德是時強胡逆發國事已去立二年金人入寇逼之北行絲與三十年殂於五國城悲夫

劉永新曰前乎宋者父致寇而付諸子有若唐之伭肅然父倘能西奔至蜀不爲人所魚肉子倘能北奔靈武卒返旆於舊都而徽欽不能焉非特其才愧於玄肅亦以宋都汴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也故昔太祖欲西都於洛以漸謀都關中時爲太宗力止之慶曆中范仲淹亦勸仁宗修洛而爲余靖所沮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余靖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

靖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畫目前大抵有天下

國家者德力險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故漢

力強大然猶以都洛爲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

矣然猶以都關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宋至徽欽德

力險舉無焉將焉攸賴

高宗

帝南渡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於奸臣秦檜等

和議之説雖有李綱張浚爲之相張韓劉岳爲之將

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讐而不

耻由柔弱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雙湖曰李綱爲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五日爲汪伯彥黄潛善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黄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淺可惜也

又曰建儲之議雖出於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賛决然以藝祖之後爲嗣則出於帝心之獨斷而助以選人婁寅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與時揖遜之舉曾無繫戀所以爲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歟

又按宋之一代武功不競至建炎百戰而後名將出焉劉錡韓世忠岳飛吳玠爭奮之時若會乘之豈但舊疆可復而已賊檜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嘆哉

孝宗

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至其待張浚未嘗斥其名必令視飲食多少肥瘠何如亦無非倚之爲恢復也值金主賢明仁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和俱得休息矣

雙溪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孝宗復讐之志何如哉

又曰孝宗復讐一念上通於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孝宗頗能矯高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撓於史浩再三撓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等無非襲檜之爲一浚豈能勝百檜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乾淳之治則不可誣曰撫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宦者

嚴飭贓吏帝王衆發能兼有之逸欲等事無卷是

可指者其宋室之賢王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末

年陳賈請禁僞學使正邪混淆移禍滋蔓㸃可惜

也

光宗

帝年四十而受禪遭后悍妬欲亟立其子而逆於其

父及父之崩喪而不能執禮一旦仆地不久而死哀

哉

雙湖曰光宗新政用賢屏奸然有一晦庵先生而

不能用至金人有問而始授以秘寄後又侍經筵而權倖媢嫉立朝不過四十六日而去侂冑輩益無所忌憚矣當此之時姦何嘗屛而賢又何嘗用哉

寧宗

帝謙恭仁儉然柔而不斷前有韓侂冑後有史彌遠玩兵致寇屛斥忠良正學廢黜姦邪得志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被其擾元太祖起於北方江南震懾國勢漸危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雙湖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末楊后彌遠之惡濟邸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撑柱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不幸也

理宗

理宗之立也在朝君子小人互爲消長治亂將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內雖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必成敗况中才之主其能保邦於沒身亦幸也然始終崇尚周程朱張發理之學故得廟號理宗亦賢矣

哉

雙湖曰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於世固可尚矣然國勢積弱之餘或者諸儒理學竟莫救於其亡嗟夫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况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不得君而行道小人皆接迹久於柄用諸儒或早謝終以阨窮焉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

度宗恭宗端宗

度宗即位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虛日方且粉飾太平邀功論賞失將士心天下人怨以至於亡恭宗初立權臣專政主少國危外有強敵如山壓卵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使周公伊尹輔之尚或不克濟况姦賢妬能奸佞之賈似道乎其亡國也宜哉端宗初封益王元將伯顏入臨安府楊淑妃與其弟楊亮節負帝與廣王昺如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三年崩於碙州帝昺遂即位於碙州又遷新會厓山元人來攻張世

傑等戰敗陸秀夫抱帝沉於厓山之海其忠義之士
皆蹈溺焉

雙湖曰大宋之亡固實天數而節義之臣惟有丞
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昴發揚州
都統姜才眞州太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節湖
北提刑張起巖安吉守趙良淳無爲守趙淮淮東
制置李廷芝刺史趙良塤常州守姚訔參政陳文
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防察趙與檡與化守
陳瓚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

信州守唐震進士尹穀太學生徐應鑣等皆其最著者餘則倘多有之夫當似道柄國之日最忌文李二公及丙子之變朝臣或降或遁獨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庶可見大宋三百年養士之恩惟於三人獨收其效有如此也